

闺蜜向我抱怨，五岁的儿子不肯认字、不会做 20 以内的加减法、对英语没有兴趣、弹琴也要每天逼着，怎么就那么不爱学习？我反问她，他不是擅长拼装乐高玩具、擅长轮滑、对恐龙相关的知识头头是道。闺蜜说，那有什么用？入学考试又不考恐龙的种类？我不禁感慨，什么时候开始，学习也有了三六九等？

女儿生病，没去幼儿园。吃完早饭后，一个人专注地坐在书架旁看儿童绘本。我们家里的绘本不算多。因为四岁半之前，女儿对绘本的兴趣不大，确切地说是对自己看绘本的兴趣不大。一开始，我也疑惑她为什么不爱看。后来我发现，她更喜欢我给她讲绘本，喜欢生动的语音语调。我意识到，这个成长阶段，我的女儿可能对于声音的兴趣大于图像。于是，我给她下载各种故事，鼓励她用声音和肢体动作扮演故事里的角色。再后来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女儿开始对认字感兴趣。那些曾经被她冷落的绘本，重新得到了宠爱。每个清晨和夜晚，她会到小书架上找来感兴趣的绘本，把以前忽略的文字一个个念出来。对于自己可以讲出那些曾经听妈妈讲过的故事，她似乎很有成就感。她依然享受声音的魅力，不同的是，她会享受自己的声音，并试图通过给大人讲故事的方式分享她的成就感。这件令她享受的事，也刺激她想认识更多的字。在她看来，认字是

呵护孩子学习的本能

姚霏

顺理成章的事，因为她想讲更多故事。每次，她看书时的专注、朗读时的得意，都让我禁不住感动。那是人类对学习最原始的渴望。学习本领然后享受成长，这原本不就是人类的本能吗？

反观当下的幼儿教育，学习变成一件功利的事。我们攀比着孩子的成绩，却不懂得欣赏孩子的成长。其实，学习哪有什么贵贱之分？在幼儿园阶段，多做几道 20 以内的加减法，并不比多认知几种恐龙要高贵；听到抒情的旋律会翩翩起舞、听到动感的节奏会拍手踱步，可能比机械地在黑白键上数着敲打几下更动人；花大价钱学习某种看上去很美的绘画，不如鼓励孩子涂鸦自己身边的事物。即使技法拙劣，甚至“不堪入目”，但孩子懂得了世间万物和内心感受可以通过说话、唱歌、绘画等一切形式表达。

伴随成长，知识结构终会日渐丰满，技能技巧终将日臻成熟，反而是一颗热爱学习的心，将变得弥足珍贵。作为家长的我们，最应该做的是适时地引导和保护孩子对于学习的热情。即使将来，难免为了考试升学而学习，我也会告诉女儿，这种学习，和你小时候为了讲出喜爱的故事而认字一样，是成长过程中顺理成章的事。而一个从小享受学习、在学习中中获得过成就感的孩子，应该不会拒绝任何类型的学习吧。

大连有山有海的地方。山，不是崇山峻岭，却也层峦叠嶂，谷幽林深。海，却是真正浩瀚无际的大洋大海。在这山海之间，自然少不了山珍与海味。

自来了大连，饮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，肉吃得少了，海产吃得多了。随便哪个菜场、超市或者路边夜市，都有海鲜摊一溜排开，在海水里养着各式各样的鱼虾蟹贝，价钱也便宜得惊人。内地作为奢侈品的海鲜，在这里都是饭桌上的家常。鲍鱼、鲑鱼、鲈鱼、龙虾、皮龙虾、竹节虾、黄金贝……从此尝试了海鲜的各种做法，炒、煮、蒸、烤，怎么做都好吃。

有一次十元钱买了三斤扇贝，得意洋洋在朋友圈晒图，立刻有人跟我说，还买到过十元八斤的。

还有一次买到一条二斤七两的大鲈鱼，几乎有炒菜锅盖那么大。放进炒菜锅清蒸，还有一小截尾

巴露在锅外面进不去。奇怪的是，那么大的鱼，肉质还是很肥嫩，得出结论是鲈鱼要买大的，吃着过瘾。最方便的是烤海鲜，买两斤蛭子、蛤蚧、牡蛎之类的贝类回去，清水冲洗后直接放进烤箱，开大火烤十几分钟，看见贝壳开口就熄火，撒一把胡椒粉，鲜咸嫩，真正的原汁原味。

大连的海鲜中最出名的当属海参和海胆了。海胆饱满肥美，一般用来做刺身或者蒸鸡蛋。哧着舌头细细地品一品，鲜味中带着一丝甜，在舌尖可以萦绕许久。

海参却不鲜，做菜也很难入味，但我十分喜欢它弹弹的胶状的口感，用来红烧或炖汤都不错。有的酒店用新鲜海参做刺身，没有煮过的海参吃起来就像海蜇皮，韧劲十足，咬不动，嚼不烂，几乎是生吞下肚，不宜消化，总觉暴殄天物，还是葱烧海参更对我胃口。

山珍海味的来处

费燕

三十年前的国际新闻研究生

钱绍昌

今年春节前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自称张林超，说是我 30 年前的国际新闻研究生。30 年前的研究生！我哪里还记得名字。他说他们同班四人打算假上海国际中心邀请我们夫妇二人参加晚宴。30 年前的学生邀请我们聚会，我自然乐意参加。他们十分热情，担任某出版社社长的韩玉亲自驾车接送我们夫妇。席间我的老学生们频频举杯敬酒，祝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，使我们甚为感动。

过去的新闻记者要采访外宾时就得带上一个翻译。语言一经翻译，往往容易出错或是词不达意，闹出笑话。我记得 1965 年，当时我担任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，1963 年接上断肢的陈中伟陪同一位美国烧伤专家前来瑞金医院参观，由我接待。他们还带着一名翻译。外宾说到一些专业名词的时候，例如烧伤的焦痂（eschar）、自体器官（此处指皮肤）移植（autograft）、同种器官移植（homograft）、异种器官移植（heterograft）等专业名词，翻译有困难，我就代为译出来，当时翻译不以为忤，并不觉得丢脸，因为任何翻译不可能精通所有专业的词汇。

后来上海外国语学院（当时尚未改为大学）要建立国际新闻系，培养一批（第一批是 7 名）既熟悉新闻业务又精通英语的研究生，希望他们都能熟练地用英语进行采访和用英语报道。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钱维蕃和我的头上。钱老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英文报纸的记者，他曾是英文《密勒氏评论报》和《字林西报》的记者，所以他是真正的国际新闻专家，而我完全是半路出家，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国际新闻，也不懂什么是国际新闻。也许因为我是个医生，知识面比一般的英语老师广一些，所以选中了我。跟随着钱老，我们这个“双钱牌”勉强挑起了这个担子。另外有两名年轻的讲师协助。反正有钱老做靠山，我也就勉为其难。上新闻课完全用英语讲课，这就算是“国际新闻”了。为了熟悉国际新闻业务，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三本厚厚的英文新闻书，拼命往脑袋里灌，书里看来的就在课堂上讲，十足的现实写照。谁知过了不到一年钱老不幸仙逝，他去世时才 74 岁。他一走，我失去了靠山，落得个犹如曹孟德所云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”，接着两名讲师都出国了，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“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”，没有人能帮忙。在困境中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独自拼命撑下去，我一个人竟开了三门课，都是用英文讲课。好在我当时还刚满 60 岁，尚有精力。在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这 7 名研究生后来总算毕业了。他们念得好累，但他们想不到的是我比他们更累。不过学生们对我的讲课比较满意，因为我常在讲课中常穿插一些外语笑话提高大家的兴趣。

如今当年的这批研究生早已独立成才，均已担任领导干部或私营企业主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主丁汛为了探望我这个多年前的老师，特地从苏州赶来参加宴请。师生之谊实在情深。

后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际新闻学院，院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郭可，他已经当了多年的教授了。学院培养了许多国际新闻专家，在全国的新闻机构担任要职。如今，国际新闻已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门重要的专业，笔者当年的努力也算有一点成果了。

喜欢看火车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甲子前，那时期末考试刚结束，那份临战状态搁下了，心情无比轻松，上海西站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充满了诱惑。我跟母亲说带弟弟妹妹去看火车，母亲交代几句，我们便出发了。

一路上，我们聊着火车、西站还有铁路桥，弟妹们很兴奋。走出西新街的弹路路来到长宁路，远远地看见那座碉堡坐落在长宁路凯旋路口，道口拦挡子，黑压压的人群被堵在铁道两边，公交车、卡车一溜排到西新街。我们挤到挡子后面，西站的三道铁轨齐刷刷展现在眼前。弟妹们兴奋地猜测：“火车从哪边过来？”有的说是从南边过来；有的说是从北边过来。我看了看车站两边的信号灯，刚要开口，弟妹先回答：“火车从苏州河那边过来。”我故意问：“为啥？”他回答：“因为南边信号灯是绿色的。”那时他还没上学却有了这份机灵劲儿。我们盼着火车快点过来。火车可不急，远远冒着烟，拉着汽笛。机车经过道口，只见火车司机瞭望前方，那架势非常神气，就是他驾驶着那么长的铁家伙，拉着那么多车厢跑遍祖国的城乡大地，我心中对火车司机佩服得五体投地；一路上的美景任凭他观赏，多么自豪！司炉工把乌黑的煤炭用铁锹送进火

西站看火车

俞鸿虎

红的炉膛。不及细看，“刺啦”只见一道白色蒸汽向我们袭来，顿时白茫茫一片啥都看不见了。蒸汽散去再看，原来是一列货车，有的车上装载着木头；有的装载着拖拉机，闷罐车里押车人站在门边打量着挡子外面的人们，我们似乎成为他眼中的风景。我们数着过去的车厢，争论不休。最后一节车厢特别短，是列车长呆的地方，他站在栏杆后，手里拿着绿色小旗与道口值班员手里的绿色小旗互相摆动致意。

我们上到铁路桥，行人在桥上狭窄的水泥板上匆匆而行，骑车人交会，双方都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。望着桥下黑臭的苏州河，小火轮拖着一长溜满载货物的驳船，向黄浦江驶去。有火车呼啸而过，大桥也随之晃动，震撼着我

们的心魄，我赶紧吩咐弟妹们抓紧栏杆，客车一阵风似的向北站驶去。

西站候车室里，几排木头椅子磨得蹭亮，几个绍兴农民伯伯坐在椅子上候车，身前放着两只空空的箩筐，一根扁担支在上面，我猜是卖“绍兴霉干菜”的，他们搭慢车回去。售票窗口上面是全国铁路里程表，我从上到下——看过去，北京到上海竟有那么多车站，数都数不过来！心想我啥时候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？

如今最小的弟弟已退休两年了，我的外孙女也上幼儿园了，每天经过何家湾铁路道口，她跟儿时一样，也喜欢看火车。



被收藏的风景（油画）

周栋

与此同时，位于乌鲁木齐路上的“上海电台”，也传出振奋人心的捷报：“听众们、市民们、同志们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清晨胜利地进入了上海市区，上海解放了！现在，我来宣读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安民布告》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》……”1946 年刚从音乐学校毕业的徐

宣告胜利第一声

陈克涛

炜搭船来到上海，组织指示她“潜伏”待命。酷爱歌唱的她曾收获来自田汉、冼星海的掌声，于是徐炜便和同志们受命组建“上海广播乐团”并在国民党官办“上海电台”坚持进行地下斗争。最激动万分的时刻终于到来，1949 年 5 月 25 日，解放军终于挺进上海，徐炜按照地下党组织指示来到已被占领的国民党电台，在同志们的配合下，“百灵鸟”清清脆喉，缓缓走入播音间，深吸

难忘的电影镜头

任溶溶

《纽约奇谈》，由几个小故事组成，串起这些故事的是一件礼服。最后这件礼服到了一个穷钢琴家那里。这钢琴家肥胖（演员是查理斯·劳顿），穿了这件礼服弹琴很不自在，这时一位音乐理论家首先脱掉礼服，观众也随之脱礼服，钢琴家赶快脱掉不合身材的礼服，弹奏得出神入化，大获成功。

这部片子让我异常感动，念念不忘。也希望这样爱惜人才的人物（不管是什么大家）越多越好。

还有一个电影镜头我也忘不了。那是好莱坞电影《一曲难忘》，写的是波兰钢琴家肖邦的故事。里面有一个镜头非常感动人，肖邦正为大家演奏时，来了俄国贵宾，肖邦马上离开钢琴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不为屠夫演奏。”盖当时俄国正侵犯波兰也。

大连周围多山，山上多林，林里自然多是各种果实。金州的大樱桃、瓦房店的大苹果都很出名，还有葡萄、黄桃、山楂……各种干果也多，每年秋季，在路边摊就可以买到新鲜采摘的松子、榛子、栗子。

去年有朋友去山里玩，带回来很多栗子。从树上新鲜摘下的，一颗坏的都没有，个大饱满，香甜糯软。朋友豪爽，一下子送了我们二十斤。于是接下来的两星期中，我不辞辛苦地用栗子做了各种食物。最简单的是清水煮或蒸，熟了以后剥壳吃，又甜又软。还把栗子肉剥出来煮粥、烧菜或者制

大点心。栗子烧鸡是名菜啊。试过各种吃法后，觉得最好吃的还是经典的糖炒栗子。栗子和焦糖的香和甜，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，在寒冷季节暖身暖心。

东北的土产块头似乎特别大，见过特大大葱、特大大茄子、特大鸡蛋……山里农家的大公鸡，一只就有八九斤，体形比普通鸡大一倍。鸣声嘹亮，脚爪粗壮，想来是天天在山里觅食的。看见这样的鸡，才明



被收藏的风景（油画）

周栋

一口气，随即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宣告着这件对上海百姓而言天大的喜事。

宣布上海解放的声音中还有施燕声。作为电台的一名播音员，当她望着一列列秩序井然的解放军走向电台，她欣喜地大叫，立即冲入播音间开启机器，向上海各界通报这则令市民们欢欣鼓舞的好消息。她手中攥着的 23 字讲稿，来源于长期隐蔽在国民党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邹凡扬……

七十年前，上海解放的那声呐喊从沪西到浦东，从南京路到苏州河，如星火般在一片区域、一条条街道、一户户家庭中传递着。在上海的不同角落，不同的人，发出了同样的声音。数不尽的“第一声”最终汇聚成了上海人民的心声，盼望着，建设红色的新中国。盼望着，属于人民的新上海。

这天，海关大楼悬挂出了外滩迎接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幅标语，绮云阁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。

十日谈

上海解放新气象
责编：徐婉青